



下卷

# 梅里美全集

时代文艺出版社



# 梅里美全集

## 下卷

时代文艺出版社

## 梅里美全集（上中下卷）

---

作 者：郑永慧 等译

责任编辑：邢爱光

责任校对：文 欢

装帧设计：章桂征

出 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 邮编：130021 电话：5638648）

发 行：吉林省新书店发行

印 刷：吉林电力职工大学印刷厂印刷

字 数：1494 千字

印 张：57.75

版 次：1997年2月第1版

印 次：1997年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8000 套

---

书 号：ISBN—7—5387—1042—6/I·999

定 价：85.00 元

# 历史人物和文学家 评介、书简卷

单 飞 彭冬林 译  
陈燕萍 张文英

## 目 录

- |                     |       |
|---------------------|-------|
| 1. 历史人物和文学家评介 ..... | (1)   |
| 2. 书简 .....         | (153) |
| 3. 编年表 .....        | (555) |

# **历史人物和文学家评价**



## 一、塞万提斯

塞万提斯在贫困中去世并被人遗忘多年之后，他的同胞才意识到他们已经失去了一位天才，才开始仔细搜寻他在极为短暂的文学生涯中所留下的极少细节。马德里、卢塞纳、塞维利亚和埃斯基维亚斯这四座城市都自认为是塞万提斯的出生地，并为此争论不休。尽管就他的出生地问题，已经写出了好几本著作，但在人们没有偶然发现他的受洗证明之前，某些博学者的争论只能是徒劳的，这个问题就依然没有定论。

依据今天人们普遍接受的观点，米盖尔·德·塞万提斯·萨阿维德拉于1547年10月8日出生在新卡斯蒂亚省的阿尔卡拉·德·厄拉勒斯城。他的父母罗德里哥·塞万提斯和堂娜·莱奥诺尔·德·科尔蒂纳尽管很贫穷，但显然地位相当高，因此，他们的儿子才能在姓名后加上“贵族”这两个字，这个头衔在西班牙并不是无足轻重的。他们很早就想让塞万提斯从事神职或当律师，因为他们让他在中学学习，而当时人们认为中学教育对于任何其它职业来说都是多余的。他在马德里学人文科学，而且，从那时起，他的兴趣，更准确地说他对诗歌的爱好得到了发展。在中学，他就享有诗人的美誉：他为伊莎贝尔·德·瓦卢瓦的去世而作的蹩脚的诗发表在由他的中学教师胡安·洛佩斯出版的关于这位公主的葬礼的报道中。他初次尝试写的诗受到了欢迎，但是这并没有激励他继续写下去。他在二十岁时写的一首题为《菲莱娜》的田园诗（这首诗现已丢失）以及大量十四行诗和八音节诗都没有获得成功。即使在出现过成百上千部悲剧的西班牙，他也算得上特别有才气，但是诗歌的格律以及他从各学派中汲取的审美观仍然阻碍他发挥才能。

由于厌恶写作，加上没钱继续求学，于是他于一五六九年来到意大利，被人引见给儒勒·阿卡维瓦红衣主教，后者让他当仆

人，准确地说是随身男仆，希望有一天能使他得到一个小小的有俸圣职。我不知道塞万提斯会被培养成什么样的教士，但对于爱冒险的塞万提斯来说，这个职位并不能长期吸引他。得知教皇举兵攻打土耳其人的消息后，他就离开了红衣主教，入伍当了一名士兵，在马克—安托万·科洛纳的指挥下，参加了艰苦的希普尔战役。第二年，他登上十字军的舰船，在堂胡安·奥特里施的指挥下，参加了光荣但毫无意义的勒邦德海战。虽然战斗一开始他就负了伤，但他在非基督教徒逃跑之后才离开哨位。一颗火枪子弹、特别是庸医的医治使他失去了左手。要是子弹击中的是他的右手，我们可能就不会看到《堂吉诃德》这部作品了。他尽管残废了，却仍然在军中服役，但他的英勇表现似乎没有得到任何奖赏。

一五七五年，塞万提斯从那不勒斯回西班牙，他乘坐的帆桨战船快到马荷克时，被一个名叫阿尔诺特·马米的海盗劫持到了阿尔及尔。这个海盗在当时以勇敢尤其是冷酷著称。他使塞万提斯受到了最恶劣的对待，因为他从这名新奴隶身上得不到赎金，而且后者还是个残废，比其他奴隶更没用。

塞万提斯从落到海盗手中的那一刻起，就为唯一的目标即找到重获自由的方法而绞尽脑汁。由于他具有出众的才智，不久就在难友们中成为有影响力的人物，并因此成为任何逃跑计划的主谋和首领。

他们的几次逃跑不仅没有获得成功，反而使看守更加警惕。后来，塞万提斯注意到了下面这个计划。

阿尔诺特·马米的一名奴隶在海边的一座花园里发现了一个废弃的蓄水池，这个不为摩尔人所知的蓄水池很大，可以隐藏好几个人。要是塞万提斯和他的同伴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地躲进蓄水池，并且不会因寻找食物而暴露，他们在那儿还是安全的。最困难的是要搞到一条大船甚或是一艘小船，以便渡海到西班牙，为此，塞万提斯把希望寄托在那些有望迅速被赎出的同伴身上。每

个人都发誓一回国就租一条船，回来接那些躲在蓄水池中的同伴。

第一个被赎出的是一个名叫韦亚纳的马荷克人，他曾当过水手，对这一带海岸很熟悉，他的同伴都知道他很果断。大家商定好见面的信号，并再次宣了誓后，韦亚纳就出发了。

除了要十分困难地躲避警惕的马米的耳目外，还要计算好逃跑的时间，以便在韦亚纳预计回来的时间逃跑。令人担心的是韦亚纳会让他们等很久，而且他可能会在他们储备的少量食物吃完后才能到；最后，不论在陆上还是在海上，他们都有可能被主人抓回去，一旦被抓，等待他们的将是可怕的命运。他们曾见过一些奴隶因为犯了小错就被割去耳朵，砍掉了头。然而，对残酷奴役的恐惧使他们毫不在意所有这些危险。这些西班牙人躲过看守，成功地躲进了蓄水池。他们带了一些黍面，这是他们从很多天的口粮中节约下来并事先积攒起来的。发现蓄水池的那个做园丁的奴隶就在附近干活，他留下来为他们打探情报，另外一名绰号叫“镀金匠”的奴隶负责为他们偷食物。

一个多星期就这样过去了。大家推举塞万提斯为首领和食物保管员，他分发食物时，总是把最少的那份留给自己。

一天，他们看见了一条小船，船上的人似乎是祖国西班牙的渔民。这条船在花园前来回转了很多次，最后，船上发出了信号，这些不幸的奴隶不再怀疑，他们确信韦亚纳来解救他们了。海岸边空无一人，风向也合适。

但那个给他们提供食物的奴隶不在，他几个小时后才会回来。绝大多数人都想不等他回来就走，但塞万提斯严厉地批评他们忘恩负义，说他们对不起那个为了他们而每天甘冒生命危险的人。总之，他的恳求产生了良好效果，最终使他们决定只要这名奴隶不回来他们就不上船。

这场争论持续了一段时间，那个马荷克人由于没有得到对他发出的信号的回应，正在犹豫，不知是否应该上岸，然而，他离岸已经越来越近了。正当他要靠岸时，很多摩尔人出现在离花园

不远的地方。摩尔人看见此处出现一条渔船后很吃惊，因为渔船通常不到这儿来，他们于是走过来想看个究竟。韦亚纳看见他们后很害怕，以为自己被盯上了，于是他驶向大海，一去不返。

当小船从海平面上消失后，我们可以想象这些曾以为就要得到拯救的不幸的人的绝望心情。所有的人都指责塞万提斯使他们失去了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并将使饥肠辘辘的他们落到冷酷的主人的手中。然而，使不幸者重新燃起希望是很容易的，塞万提斯终于使他们重又鼓起了勇气，他要他们相信韦亚纳是为了躲避摩尔人才远离海岸的，他夜里就会回来，那时，他们可以更安全地逃亡。夜幕降临了，但是海面上波涛汹涌，他们的食物吃完了。两天来，他们只吃了一些蚂蚱和草根。除了塞万提斯，所有的人都怀念起阿尔诺特·马米的锁链来。

第二天早上，“镀金匠”又出现了，但与他一起来的是马米和持枪的士兵，他把他们引到蓄水池来，将他的同伴交给愤怒的海盗。前一天晚上，他对重返祖国完全丧失了信心，于是他戴上了头巾，为了证明他的虔诚，他还出卖了他的基督徒同伴。任何反抗都是徒劳的：塞万提斯毫不犹豫地要为同伴牺牲自己。他自称是行动的首领，说是他引诱其他人和他行动的，他还请求马米把怒火发泄到他一个人身上。他甚至还从与自己说话的海盗的角度来讲道理：为了自身利益，马米最好是让只有一只手的奴隶而不是其他更适合干活的奴隶在酷刑中死去。

马米以前见到的都是在他面前害怕得直哆嗦的人，他本人很勇敢，也喜欢勇敢的人。为了救他的同伴，这个士兵慷慨赴死，对他十分钦佩。他赶走刽子手，把手伸向塞万提斯，并对他说，如果他愿意改变信仰，他可以让他登上战船，他深信塞万提斯能充分发挥剩下的那只手的作用。塞万提斯拒绝了他的提议，但是马米似乎并没有生气，因为塞万提斯一边看着刚才出卖他们的奴隶，一边说出了摩尔人的一句格言：“一个不够格的基督徒永远不会成为一名好穆斯林。”从那天起，马米开始比较器重塞万提斯了，他

让塞万提斯干力所能及的活，倾听他对下级看守的抱怨，还经常对他所受到的损害给予补偿。

这一次逃跑没有获得完全成功，但这并没有使塞万提斯放弃心中的计划。随着厄运的增加，他似乎变得更勇敢了，他不仅要让几个奴隶逃走，还计划举行更大规模的、遍及阿尔及尔所有劳役营的反抗，该计划就是要利用斋月后的庆祝日发动奴隶起义，夺取战船、武器和城市。这个计划显示出了策划者的勇敢，但关于此次计划，我们除了知道由于一名参加密谋的人的出卖起义遭到失败外，至于其它细节，我们知道得很少。

被西班牙作家称作“阿尔及尔王”的阿赞·阿加得知他刚刚面临的危险后，非常害怕。刽子手更加忙碌了，每个奴隶主都忙着杀掉最危险的奴隶。尽管所有参与密谋的人都供认是塞万提斯领导了这一切，而且塞万提斯自己也坦白了，但阿尔诺特·马米却丝毫没有惩罚他。当然，他也认为塞万提斯是非常可怕的，但如同那些觉得自己能够制服烈马的人喜欢烈马一样，他仿佛对这名奴隶有着特殊的感情。阿赞审问过塞万提斯后，令所有阿尔及尔人吃惊的是，马米居然请求宽恕塞万提斯，他的请求得到了恩准。然后他把塞万提斯介绍给阿赞，并且承认自己不如他。当这个蛮族的君王看到眼前这个身体孱弱、肢体不全的人时，禁不住愣住了：如此大胆的计划竟然出自这个看起来很虚弱的人的脑子。然而，尽管他加强了戒备，不允许塞万提斯和其他奴隶接触，他对他还是很仁慈的。他说：只要他控制着这个只有一只手的西班牙人，他的身家性命、他的国家和战舰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塞万提斯的家人很晚才知道他被海盗劫持到了阿尔及尔，但他家很穷，无法在短时间内弄到足够的钱赎回亲人。当赎金送抵阿尔及尔时，阿赞·阿加却提出要双倍的赎金，而且由于他即将起程去君士坦丁堡，他的奴隶都已经被押上了即将起航的船只。值得庆幸的是，圣三会教士补足了摩尔人要的一千五百埃居的赎金，对于赎买像塞万提斯这样的普通士兵来说，这笔钱在当时相当可

观。塞万提斯过了五年的奴隶生活，回到西班牙时，已经三十五岁了。他此后的生活经历在其作品中得到了全面反映。

尝试过多种职业后，以前对文学的爱好再次使他感到坐卧不宁，于是他重新拿起了笔。塞万提斯离开气候炎热的非洲、摆脱艰苦的奴隶生活后，反而找到了温柔忧郁的感觉，写作起田园诗来，这真使人感到奇怪。《伽拉苔亚》是他从阿尔及尔回来后出版的第一部作品。当时他正在恋爱，不久他娶了堂娜·卡塔林娜·萨拉扎尔·伊·帕拉西奥斯，这位小姐出生于贵族之家，但她家与她的夫家一样贫穷。他的传记中并没有明确指出他笔下的伽拉苔亚的原型是否就是他的妻子，这个重要问题之所以难以确定，是因为他的私生女就出生在他结婚的那一年。

乔治·德·蒙特马约尔的《狄安娜》使田园题材风行一时。这种题材肯定很不真实，而且据我看来，还十分令人厌倦，它与骑士小说及八音节诗一起几乎构成了整个西班牙文学。当时人们已经写出了《狄安娜》的很多种续篇。塞万提斯也模仿这部作品，但无法与之相比。我们将不止一次地看到这位伟人毫无自知之明地盲目寻求自己的目标，但他很长时间都没有找到这个目标。他对散文《伽拉苔亚》的雕凿程度超过他的诗歌。在他的散文中，倒装法很常见，但几乎用的都不是地方。对话中充满了讽刺性的影射、引语和学究式的论述，使人觉得说话者不是牧人，而是神学博士。最后，主要情节被很多次要情节所淹没，而且，这些次要情节相互之间缺乏联系，与作品整体的联系则更为松散。作者不能写出作品的结尾，这在当时很流行<sup>①</sup>，塞万提斯用这种手法为难读者，让他们自己去猜测大约十二个故事的结尾。我想，他自己可能都很难给这些故事加上结尾。尽管有这么多不足之处，《伽拉苔亚》还是获得了成功，塞万提斯开始成为西班牙才子中的一员。他后来出版的喜剧扩大了他的声誉，但并没有使他从拮据的经济状

---

<sup>①</sup> 请参看《小癞子》、《塞维利的匪帮》等书。

况中解脱出来。

很久以后即一六一五年，他出版了一部喜剧集，在这本书的序言中，他介绍了他之前的西班牙戏剧以及他在戏剧领域所作的改进。

“读者朋友，如果我在这儿不像往常那样谦逊的话，我请大家原谅。那天，我参加了朋友的一次小型聚会，在那次聚会上，我们谈到了戏剧以及与戏剧相关的东西。在这方面，他们发现了如此多的精妙之处，他们还通过句号和逗号将一切都处理得非常好，我觉得他们已经达到了极其完美的程度。最后，大家谈到了最先将喜剧从襁褓中抱出来、给它穿上节日的盛装、并使它变得壮丽和辉煌的那位戏剧家。我是这群人中最年长的，当时，我说我记得看过伟大的洛普·德·吕达的表演，他的演技和才智都很出色。他出生在塞维利亚，职业是打金箔工。他写的田园诗令人赞叹，在这方面，不管在当时还是以后，都没有人能超过他。尽管我那时很年轻，还不能很好地判断出他的诗的优点，但是，现在我已经很成熟了，通过留存在我记忆中的几首诗，我发现我并没有夸大他的才能。要不是怕偏离这篇序言的主旨，我会举出几首诗来证明我的话。从这位著名的西班牙人的时代起，戏剧导演的所有道具都可以放在一条装小麦的口袋里，这些道具几乎仅包括四件饰有金色流苏的白色羊皮外衣、与假发配套的四副假胡须以及四根牧棒。喜剧只是在两三个牧羊人和一个牧羊女之间进行的对话和几首牧歌，剧作家通过两三个幕间插剧《女奴》，有时是《掮客》或《傻子》或《比斯开人》，对其进行加工润色，延长喜剧的时间。以上这四个角色以及其他几个角色都是洛普凭借难以想象的才华和真实性塑造出来的。在那个时代，既没有布景，也没有摩尔人与基督徒间的决斗：根本没有借助于舞台上的活板门从地下或看起来像是从地下钻出来的角色。舞台仅仅是由在四块方形底座上铺上的五六块木板构成的，这种舞台可使演员高出地面一尺。人们更是很少看见天使或精灵驾着云彩从天而降。剧院的所有装饰

物就是一件可以用一根细绳从旁边拉的旧披风，它代替了后台和休息室。后面是伴歌者，他们在没有吉他伴奏的情况下演唱某首古老的抒情歌曲。洛普·德·吕达去世了，由于他功绩卓著，声名远扬，人们将他葬在科尔多瓦市（他在该市去世）的大教堂中，安放在两座祭坛之间——著名的疯子路易斯·洛佩斯的旁边。出生于托莱德的纳阿罗接替了洛普·德·吕达，他因饰演胆小的掮客这个角色而成名。他对喜剧的道具略加改动，这样就需要用箱子代替小麦口袋来盛服装了。他让伴唱者从帷幕后面走出来，面对剧院的观众演唱。他还摘掉了以前总是戴上假胡须才演出的丑角的胡子，除那些可能要饰演老人或其他要求改变面貌的刚毅角色的演员外，他要求所有演员演出时必须刮净下巴上的胡须。布景、云彩、雷电、决斗或战争都是他最先搬上舞台的。但是他还没有达到我们今天所具有的完美程度。有一个无法辩驳的事实（因为在这儿，我不应该谦虚）：在马德里的舞台上，曾上演过《阿尔及尔风习》、《奴曼西亚的毁灭》和《海战》，在这几部戏中，我斗胆将过去多至五天的故事压缩至三天。我再现了、或更准确地说，我开创了将隐藏在角色内心的观点和思想人格化的先河，在舞台上创造出受到观众普遍欢迎的道德形象。我那时创作了二三十部喜剧，这些戏演出时没有出现投掷黄瓜或其他物品的情况，演出自始至终没有口哨声、喊叫声和喧哗声。但是，当时由于我有其它事情要做，我就搁下了笔和戏剧。这时出现了一个天生的戏剧奇才，这就是伟大的洛普·德·维伽，他使得喜剧王朝更加完美。所有的丑角都受到他的影响和左右，他使世界充满了选择得当、对话精彩的喜剧。他是个非常多产的作家，所写的作品超过了一万页。所有这些戏剧（这是人们所能给予他的最高赞誉）的演出，他都亲眼看过，或至少他听说这些戏剧已经上演了。如果有些人、甚至很多人想分享他的荣誉并分担他的工作，那么所有这些人写出的东西加起来只相当于他一个人所写的一半。尽管如此（因为上帝没有使所有人都十全十美），我们还是应当重视拉蒙

博士的作品，他的作品是继伟大的洛普的作品之后最值得注意的。我们也要重视米盖尔·桑谢学士构思的富有艺术性的提纲、代表我国荣誉的伊拉·德·埃斯库拉博士的高尚情趣、议事司铎塔拉加的风趣和永不衰竭的想象力、吉朗·德·卡斯特罗的温和与雅致、阿吉拉尔的细腻、路易·维莱·德·格瓦拉喜剧的壮美和华丽、才能出众的堂·安托尼奥·德·加拉尔扎的喜剧草稿以及加斯帕尔·德·阿维拉的《爱情阴谋》向我们预示出的喜剧。这些人帮助伟大的洛普支撑起戏剧这个巨大机器。”

塞万提斯回到西班牙后写的这二三十部喜剧<sup>①</sup>，现存的只有《奴曼西亚》和《阿尔及尔风习》，有人认为另外还有两部喜剧《伟大的土耳其女人》和《害羞的女孩》，后来这两部喜剧以《伟大的苏丹王妃》和《爱的迷宫》为题与其它一些喜剧一起出版，我们刚才看到的就是这些喜剧的序言。

他最初写的剧本中的大多数没有马上出版，而且，喜剧演员们不久就抛弃了这些剧本，改演洛普·德·维伽的喜剧，这就是为什么如此多的作品丢失的原因，但是，尽管如此，我不知道我们是否应该感到惋惜。

塞万提斯见多识广。他的《堂吉诃德》说明他了解人类，知道如何使他笔下的人物按照各自的性格说话。但令人奇怪的是，虽然具有如此罕见的才能，他在喜剧方面的成就却很小。

在很多其它原因中，尤其有一个原因可能影响了他在这种体裁方面的创作，这就是必须用诗体写作。事实上，在他那个时代，没有散文体写成的喜剧<sup>②</sup>，而且由于西班牙诗很容易写，人们普遍采用诗体来创作戏剧。但是，如果人们试图在舞台上，比如说在

① “喜剧”这个词，我用的是西班牙语的意思；在西班牙语中，这个词可以不加区别地用于任何戏剧作品。

② 塞万提斯的一个敌人指责他的《奴曼西亚》是散文体的；此人认为这是对塞万提斯最猛烈的批判。

西班牙舞台上，再现现实生活中的事件，刻画真实的、没有某种约定的高贵气质的人物，就不能使人物的语言与他们的行动不断形成对比。然而，无论在哪个国家，诗歌都与自然不相容，西班牙诗歌更是如此，为了显得不那么平淡，西班牙诗歌中要运用很多夸张性的手法，这样就出现了很多晦涩的隐喻以及为了押韵脚和符合格律而不得不使用的牵强的同义词和离奇的倒装。

诗体喜剧的这些不可避免的弱点使剧作家很难创作对话。除此以外，在西班牙，在所有的大段独白中都插入讽刺性的影射，对任何事情、在任何场合下开玩笑，这些都是惯例。事实上，当时的人们要求诗人必须满足观众的精神和情感的双重需要。观众非常苛求，他们要求一个同音异义词的文字游戏既能使他们感动得哭泣，又能使他们从中得到快乐。这种时髦的不规范的文风被称为“文化风格”。今天，当人们读到被这种可笑的习惯所扭曲的大段文字时，真正感到的是痛苦，但这却是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末的观众的趣味，当时的作家就是为他们而写作的。

这种趣味，尽管现在在我们看来非常奇怪，但我们还是能够想象的。总之，这种趣味只是想把两种乐趣即戏剧提供的乐趣和以前优秀的幽默作品使人感到的乐趣融为一体。后一种乐趣今天对我们来说已经不存在了。然而，除了少数地方外，我们不也和他们处在同一水平上吗？我们不也想方设法用诗体来创作戏剧、希望将戏剧的乐趣和大段诗体独白给予我们的乐趣结合起来吗？我们单调的亚历山大体诗以及更为单调的韵脚取代了洛普和卡尔代龙的“文化风格”。使人产生激情的总是准确的词，而不管这个词是否通俗。我们蛮横地将诗歌用词与那些非诗歌用词区别开来，这样做不是经常造成与我们刚才谈到的讽刺性影射同样可笑的语意曲解吗？一句话，诗体的对话或“文化风格”的对话，这是两种惯例，两者都与真实性不相容，我们只是对它们习以为常了，才看不到它们的怪异之处。

这些来自诗体和“文化风格”的障碍，天才是能够超越的。但